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on a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論基督教神學與達爾文主義的相容點 [On the Compatibility of Christian Theology and Darwinism]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LIU, Boyun
Publisher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4-21 14:59:36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5272

論基督教神學與 達爾文主義的相容點

On the Compatibility of Christian
Theology and Darwinism

柳博贊
LIU Boyun

作者簡介

柳博贊，北京大學英語系博士生。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LIU Boyun, Ph. D. candidate, English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Email: abbxiong@ hotmail. com

Abstract There is a common but mistaken notion that Christianity is completely incompatible with Darwinism, because Christianity has a supernatural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species through God's miraculous creation, while Darwin put an end to it with his revolutionary materialism. This notion holds that the *Book of Genesis* in the Christian Bible and Darwin's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are two books at war, and that Darwin has vanquished the outdated myth with modern science. However, this is far from the real picture. First, there has been a tradition of non-lite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Book of Genesis* in Christian theology. Secondly, Darwin still believed in a personal creator God when he wrote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and did not write it from an atheist standpoint. Thirdly, there were many positive responses from British theologians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Origin*, stating that the God described by Darwin as a God who creates by natural law is indeed superior to one who creates piece by piece. Some theologians even believed that Darwinism had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Christian theology.

Keywords Christian theology;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Darwinism; natural law; British theologians

一、基督教傳統對《聖經》的非字面化詮釋

從字面的含義來看，上帝是在幾千年之前，以神蹟的方式單獨創造了每一種生物，每一種生物的形態是不變的，從其受創的那一刻直至今日。但是，這種特創論似乎意味着上帝與人類的制造方式相同，隻不過上帝的能力更大一些而已。這還產生了一個問題，就是上帝似乎需要不斷地施行神蹟來維持和更新他的工作，否則生物隨時有出現問題的可能。

奧古斯丁就看到了這一點。他在《論創世記的字面含義》(*De Genesi ad Litteram*)中指出，從《創世記》第一章來看，在“起初，上帝創造天地”(創 1:1)之後，上帝說：“地要發生青草，和結種子的菜蔬，並結果子的樹木，”而“事就這樣成了”(創 1:11)，其他的生物也是如此，似乎萬物是在已經被造的大地上自動地相繼出現。^① 奧古斯丁對此的解釋是：上帝的創造分為兩種，一種是初始的創造，另一種是創造自然律。自然律就是萬物繼續生發的手段，因果之鏈環環相扣。在初始的創造之後，上帝不需要直接作用於造物之上，隻要開動了因果的鏈條即可。上帝是第一因，未必是直接因：“從內部建造和管理生物，和從整個因果關係的至高點建造和管理生物，是兩種不同的事。後者隻有創造者上帝才能做。他賦予了外在的力量和能力，它們發揮作用，在某一時間產生了某種形態的生物，這又是另外一件事。因為，一切都是太初所造，在開始的時

^① Augustine, *The Literal Meaning of Genesis*, 5. 1. 1 - 3, trans. John Hammond Taylor, vol. 1 (New York, N. Y. and Ramsey, N. J.: Newman Press, 1982), 146 - 147.

候就編織進了這個世界的紋理之中；但要等到合適的機會才會出現。”^①

奧古斯丁認為，生命體可能是以某種種子(*seminales*)的樣式存在，時機成熟則生長起來：“母親怎樣孕育胎兒，世界也是怎樣孕育事物的原因，萬物就是由此生發出來。隻有在最高本質的意義上，我們才可以稱萬物為受造。”^②但是，奧古斯丁指出，摩西在寫作《創世記》的時候不能這樣寫，而是隻能使用隱喻，因為作為受眾的古代希伯來人不懂科學。摩西所言並不是虛謊，隻是不能從字面意思來理解。^③

奧古斯丁的觀點很像日後的牛頓主義，即上帝設定了自然律，以此來掌管自然界。奧古斯丁說：“自然的萬物都是按照自然律一致發展。”自然界的萬物都遵從自然律，因為這種自然律被內置在了萬物之中，成為了萬物發展的依據：“物質世界的組成部分有其獨特的屬性和特徵，要麼使之能夠確定何者是自己能夠做到的，甚麼是自己無法做到的，要麼就放任自流。萬物的出現都是按照事物的進程而生發出來的，到了終點的生命體也會消失，這都是按照其本性而為。”這種自然律昭示了上帝的屬性，他不僅超乎萬有之上，還內在於萬有之中，他預先設定的計劃不會出現錯謬或疏漏：“上帝的全能在於其智慧和良善，而不是盲目的能力。凡是賦予存在的可能性的事物，他都會在恰當的時間提供使之產生的原因。”^④

在奧古斯丁看來，上帝是以自然律來創造和保守萬物，萬物通過自然律可以自動生發——就像我們現在使用電腦程序一樣——這種方式顯然比不斷作用於已造的事物要高明。上帝在創世之時，就已

① Augustine, *On the Trinity*, 3.9.16, trans. Arthur West Haddan, ed. Phillip Schaff (New York: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 1890), 95.

② 同上。

③ 參見 Augustine, *Confessions*, 23.32–26.36, in *Confessions and Enchiridion*, ed. and trans. Albert C. Outler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55), 213–215.

④ 同上, 9:32。

經賦予了萬物理性的種子或曰因果的種子 (*rationes seminales* 或 *rationes causales*)，這種子生長而形成了現在的世界的樣子：“種子長成大樹所需要的一切都包含在種子之中，雖然眼睛不能看到。同樣，上帝是如何同時創造了萬物，也應作此理解。”^①在奧古斯丁眼中，生命可以慢慢展開，不是一成不變的，甚至可以有潛質變為不同於原先形態的事物。這似乎已經有了對生命體演化的期待。

到了中世紀中期 (High Middle Ages)，天主教官方神學家、有“天使博士”之稱的托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Doctor Angelicus” 約 1225 - 1274) 也在這一問題上受了奧古斯丁的影響。他轉述了奧古斯丁《論創世記的字面含義》的觀點：上帝起初先是創造了天地，同時也創造了植物生長的起因，植物正是出於這個起因才隨後在地上生長起來。^② 阿奎那認為這與《聖經·創世記》的記載是一致的：“創造天地的來歷，在耶和華上帝造天地的日子，乃是這樣。野地還沒有草木，田間的菜蔬還沒有長起來，因為耶和華上帝還沒有降雨在地上，也沒有人耕地。”（《創世記》2: 4 - 5）阿奎那的結論是，上帝起初創造萬物，是創造了萬物的源頭和起因，而不是單獨創造了每一種事物。在創造了源頭和起因之後，他就進

① Augustine, *The Literal Meaning of Genesis*, 5.23.44 - 45, in *The Literal Meaning of Genesis*, trans. John Hammond Taylor (New York, N. Y. and Ramsey, N. J.: Newman Press, 1982), 175. 奧古斯丁的經文依據是《德訓篇》18: 1 [七十子譯本中的《便西拉智訓》 (*Wisdom of Sirach*), 古拉丁本稱之為《德訓篇》 (*Ecclesiasticus*)]：“他同時創造了萬物。”參見 Benjamin Wright. “Wisdom of Sirach,” *A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Septuagint*, ed. and trans. Albert Pietersma and Benjamin G. Wrigh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733.

② 參見 Augustine, *The Literal Meaning of Genesis*, vol. 1. 149: “《聖經》的語言乃是這樣，當聖書的作者提到‘天’和‘地’的時候——有時還加上‘海’——指的是整個受造的世界，有時還會補充這樣一個短語：‘和其中萬物。’”以及 8.3.6, in *The Literal Meaning of Genesis*, vol. 2. 37: “因為，當《聖經》說第三日地上發生樹木的時候，是通過大地已經內含的起因而成就的。也就是說，大地在晦暗不明之時，就接受了生發樹木的能力。藉着這個能力，直到現在，我們看到大地還在產生相似的樹木，它們在適當的時候就生長出來。”

入了他的安息。^①

二、基督教界和達爾文共有的 上帝觀：上帝以自然律治理世界

正如我們在前面看到的，在基督教的早期，奧古斯丁就區分了上帝起初的創造和對自然律的創造。到了中世紀，阿奎那指出上帝是第一因，也肇始了次要因以使萬物次第生發。到了近代，歷史上最偉大的物理學家、天文學家、數學家之一艾薩克·牛頓（Issac Newton 1642 - 1727）^②發現了物理學三大定律，萬物——甚至包括天體在內——運行的方式不再是難解的奧秘。詩人蒲柏（Alexander Pope 1688 - 1744）套用了《創世記》1:3 這樣稱讚牛頓：“自然和自然律在黑夜中隱藏。上帝說：‘要有牛頓’，就有了光。”啓蒙時期，創造恒定的自然律的上帝形像更是被廣泛推崇，而一些思想較為激進的人開始質疑：上帝爲了行神蹟而打破自然律，這種觀點是否是對上帝的正確理解？信仰自然神論的美國“國父”之一托馬斯·杰弗遜（Thomas Jefferson 1743 - 1826）的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他甚至拿了一把大剪子，剪掉了《聖經》中所有涉及到神蹟的章節，做了自己的一本《聖經》出來。在那個時代，自然神論者和具有自然神論色彩的思想家對基督教思想的影響非常大。既然上帝以自然律使萬物從最原始的狀態展開，那麼這個過程未必已經結束；或許上帝已經設置好了程序，使新的物種繼續不斷出現。

達爾文早年對宗教的態度是較為開放的。我們已經知道了他的家族的宗教背景；從他成長的環境來看，宗教並不在他的日常生

^①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trans. the Fathers of the Dominican Province (New York, Cincinnati and Chicago: Benziger Brothers, 1947), Reproduced in the Christian Classic Ethereal Library, first part, question 69, second article, objection 3, 460 - 461.

^② 牛頓也可以被算作神學家，有神學著作問世，不過他的信仰與一般所說的“正統基督教”並不完全一致。普遍認爲他持反三一論觀點。

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①況且他的父親、祖父、舅舅等人連正統基督徒都算不上。雖然達爾文原本自認為是聖公會的正統基督徒，直到1859年發表《物種起源》的時候都是位格神論者，但是他所描述的上帝和他持自然神論的祖父的上帝一樣，是制造自然律以使萬物生發的上帝，是不以神蹟單獨創造每一個物種的上帝。達爾文也許是受了祖父的影響。但這種上帝觀與基督教（無論是三一論還是一位論）和自然神論都是兼容的，不會對任何人的宗教信仰造成衝擊。因為，我們在上文也已經看到了，基督教本來就有“上帝以自然律創造萬物”這一傳統。

達爾文於1839年10月重讀托馬斯·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 1766 - 1834)所著《人口論》(*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時，得到了啓發而發現了自然選擇的原理。此前，他一直在考慮物種演變的問題以及物種演變所帶來的形而上學意義。他將自己思考的內容記在了筆記本上，包括兩類：“物種筆記本”和“形而上學筆記本”。在第一個物種筆記本B(1837.7 - 1838.2)中，達爾文就明確表述了自己的上帝觀。他信仰的是以自然律治理世界的上帝，而不是分別創造每個生物的上帝。那是1837年的夏天，達爾文寫道：“天文學家以前也許會說：上帝命定每顆行星服從自己的天數運行；同樣，上帝命定每隻動物以某種形態受造於某一地區。但是，讓引力按照某種規律去運行，而規律的結果是無可避免的：這是多麼簡單又崇高的力量！先是創造動物，然後以固定的生殖規律，創造它們的後代。”^②

在達爾文看來，即使是人類也是上帝以自然的方式創造的結果，而不是特殊的創造。他在隨後的物種筆記本C(1838.2 - 1838.

^① 達爾文自己也承認：“我不認為自己心中曾經發展出了非常強烈的宗教情感來。”同上，第91頁。

^② Charles Darwin, “Notebook B,” in *Charles Darwin's Notebooks: Geology, Transmutation of Species, and Metaphysical Enquiries*, transcribed and ed. David Koh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95.

7)中是這樣說的：“人類極其傲慢認為自己是偉大的作品，值得神祇格外關照。但我相信應當謙卑地認為人類是從動物創造出來的，而且我相信這個看法是正確的。”^①

在形而上學筆記本 M(1838.7.15 - 1838.10.1)中，達爾文分析了為甚麼有人寧可接受特創論而不是自然律創造論：

為甚麼有人不願意認為創造者是以自然律治理世界呢？這大概是因為：如果我們認為每一事物都是單獨的創造，我們就會更加欣賞它，因為我們可以將其與我們自己頭腦中的標準相比較。但是，如果我們去思考自然律的形成是如何引發了其他自然律，以至於我們最終能夠上升到對終極因的體悟，就不會再有這樣的想法了。^②

在達爾文看來，上帝以最宏大的自然律掌管宇宙，若是說上帝無法產生我們周圍的所有生物，這無異於瀆神。^③

我們在達爾文的筆記本和《物種起源》中能夠看到這種思想的連續性。在達爾文在這些本子上做筆記的時候，他還沒有發現自然選擇的機制，但他對“物種非恒定”和“這種非恒定是自然律的結果”的看法是不變的，隻是尚未認識到這自然律是甚麼而已。1839年10月，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給他帶來了啓示，使他發現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一樣，都遵循着競爭和選擇的規律，而現狀就是競爭和選擇的結果，適應環境者生存，不適應者滅亡。“自然選擇”填補了達爾文理論的空缺。在他寫《物種起源》的時候，就可以明確地指出：上帝正是以自然律治理世界，而在物種起源的問題上，這個自然律就是自然選擇。

① Charles Darwin, “Notebook C,” in *Charles Darwin's Notebooks: Geology, Transmutation of Species, and Metaphysical Enquiries*, transcribed and ed. David Koh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300.

② Ibid., 559.

③ Ibid., 136.

現在，讓我們轉向第一版《物種起源》^①，看看這部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類對生物界和自身由來的看法的書中，達爾文是怎樣具體談及上帝的。在他的心目中，上帝以自然律使器官的機能漸漸發展出來，這比人類隻能單獨制造器物要高明得多：“生物視覺器官的形成要優於玻璃光學儀器，因為創造者的工作優於人類的工作：我們難道不應當這樣認為嗎？”^②

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描述的上帝是身為第一因而以次要因——包括進化論這一自然律——為手段的上帝：“在我看來，根據我們對自然律的了解，創造者為物質世界打上了自然律的印記，過去和現在生活在這宇宙中的生命體的產生和滅絕都是次要因的結果，就像次要因決定了個體的出生與死亡一樣。我不將萬物視為特創，而是視為志留紀的第一層沉積的那個時代生活過的幾個生物的直系後裔；我認為這個觀點更崇高。”^③

達爾文寫《物種起源》，批閱十三載，增刪凡五次。從第一版到第六版，書稿經過了多次修改，第六版和第一版之間有75%的重寫和增補，但上面引用的這一段始終沒有變過。在第一版《物種起源》中，七次提到“創造者”；在第六版《物種起源》中，九次提到“創造者”，但唯有這一處是達爾文對自己的上帝觀最明確的表達：創造者上帝是以自然律治理世界的上帝。當達爾文寫作第二版《物種起源》的時候，非常自信地在書中說：“我無法設想這本書之中的

① 《物種起源》一共出了六版，但在援引達爾文《物種起源》的時候，生物學和科學哲學研究者通常使用的是1859年第一版《物種起源》。這是因為，第一版的觀點的原創性非常顯著，對生物學界和傳統宗教界的衝擊非常大。這是最具有重要意義的一個版本。後來的版本做出了很多改動，包括了對批評者的回應，針對的問題也不僅僅是達爾文寫作第一版的時候思考的那些了。本文在不涉及版本間比較和對批評的回應的時候，就沿用學界的一般做法，使用第一版《物種起源》。

② Charles Darwin,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1st ed. (London: John Murray, 1859), 189.

③ Ibid., 488 - 89.

觀點有任何合理的原因會動搖任何人的宗教感情。”^①而這句話在之後的版本中也都保留了下來。後來，在 1879 年，他在給自己的朋友約翰·福爾代斯(John Fordyce)的一封信中說：毫無疑問，再熱忱的有神論者也完全可以說是進化論者。^②

達爾文的這種自信出於對自然選擇理論和基督教之間的兼容性，而他表達出來的上帝觀和自然觀也得到了很多基督教神學界人士的認同，他們在閱讀了《物種起源》之後，對書中表達出來的神學意涵表示可以接受。時任埃沃斯利教區教長(Rector of Eversley, Hampshire)，隨即出任劍橋大學皇家現代歷史學教授的查爾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 1819 - 1875)就是最早表示支持達爾文的神學家之一。^③第一版《物種起源》於 1859 年 9 月 24 日出版，而當年的 11 月 8 日，金斯利就寫信給達爾文，說：“我在書中讀到了使我倍感驚異的東西，而它們來自諸多事實和您的盛名。我的直覺非常清楚，如果您的看法是對的，我就必須得放棄我所信和所寫的很多東西了。”^④在他仔細研讀過達爾文的觀點之後，他也確實這樣做了，並且寫信告訴了達爾文。到了第二版《物種起源》，達爾文就不提名地引用了金斯利寫給他的信：“有位著名作家兼神職人員寫信給我，說他‘逐漸認識到，相信上帝創造了初始形態的生物，能夠自動發展為其他必要的形式：對上帝的這種理解也是非常崇高的，與相信上帝以新的創造行為填補他的自然律導致的虛空一樣崇

① Charles Darwin,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2nd ed. (London: John Murray, 1859), 481.

② Francis Darwin, ed.,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 including an Autobiographical Chapter*, vol. 1 (London: John Murray, 1887), 304.

③ 金斯利身為神職人員，卻為進化論大發熱心，後被戲稱為“達爾文的漢姦”(Darwin's Quisling)，與“達爾文的鬥犬”(Darwin's Bulldog)赫胥黎和“達爾文的游擊隊長”(Darwin's Guerilla Chief)阿爾弗雷德·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 1823 - 1913)齊名。

④ Francis Darwin, ed.,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 vol. 2, 287.

高。’”^①同年，金斯利還寫信給英國聖公會神學家、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茅里斯（John Frederick Denison Maurice，簡稱 F. D. Maurice，1805 - 1872），感嘆道：“科學頭腦的狀態確實很奇妙。達爾文正在以真理和事實的力量征服全地，奔流有如洪水。”^②後來，金斯利在劍橋大學的時候，還寫信給達爾文，說：“我到這裏已有三四日。非常偶然地，我一次又一次被‘達爾文主義’所吸引。世人稱之為‘達爾文主義’，而你、我以及一些其他的人會稱之為真理和科學……最優秀和最強大的人都朝此而來。”並署名為“你熱忱的學生金斯利”。^③

我們前面提到的支持給科學以話語權的紐曼也有相似的看法。在紐曼眼中，“上帝以自然律這一次要因治理世界”這一觀點完全符合基督教神學。1868年，他對達爾文主義做出了一個正面的評價，說無論達爾文主義是否是真實的，都未必是無神論。相反，它能夠更好地表明上帝之護佑和手段。^④ 1870年，同是牛津運動（Oxford Movement）領頭人、時任牛津基督教堂皇家希伯來文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Hebrew at Christ Church, Oxford）的愛德華·普錫（Edward Pusey 1800 - 1882）曾經詢問過紐曼，為達爾文授予牛津大學的榮譽學位是否合適，而紐曼是這樣回答的：

第一，達爾文的理論和默示之文本的明確教導相悖嗎？如果是，那麼他就是在主張反基督教的理論了。對於我來說——如有不妥，歡迎指出——我看不出來有甚麼相悖之處。

第二，達爾文的理論與有神論相悖嗎？（拋開天啓暫

① Charles Darwin,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2nd edition, 481.

② Charles Kingsley, *Charles Kingsley, His Letters and Memories of His Life*, ed. Frances Eliza Grenfell Kingsley, vol. 2 (Leipzig: Bernhard Tauchnitz, 1881), 171. 轉引自 Francis Darwin, ed.,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 vol. 2, 124.

③ Ibid., 155.

④ 參見 Michael Ruse, *The Evolution Wars: A Guide to the Debates* (Millerton, N. Y.: Grey House Publishing, 2009), 661.

且不論)我看不出來它怎麼能夠與有神論相悖。否則,人類從亞當繁衍而來這一事實就與有神論相悖了。如果次要因是能夠被想象的,至高者之代理是能夠被預設的,那麼我就不明白了,為甚麼這一系列過程持續數千年可以,持續數百萬年就不可以。^①

牛津基督教堂法政牧師(Honorary Canon of Christ Church, Oxford)、神學家奧伯利·莫爾(Aubrey Moore 1848 - 1890)對達爾文的進化論評價更為積極。在他看來,達爾文主義不僅不與基督教衝突,反而可以幫助人更好地理解基督教。這是因為,上帝的永恆臨在和護佑正是表現為以自然律治理世界,而不是偶爾露面,行個人神蹟來提醒世人自己是存在的,然後大部分時間就不知所蹤:“支持進化論的科學證據,作為一個理論而言,要遠遠比‘特創論’更具有基督教色彩。因為,進化論意味着上帝在自然界的臨在,以及他創造力的全能。那些反對進化論的教導,為上帝的“持續介入”辯護的人,似乎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偶爾的介入’這一理論意味着另外一個直接相關的理論,即日常的缺場。”^②

在1889年,英國聖公會十一位神學家聯合起來出版了一本基督教研究的論文集,名叫《世上的光:道成肉身的宗教系列研究》(*Lux Mundi: A Series of Studies in the Religion of the Incarnation* 1889),其中包括基督教的歷史、教義、禮儀、倫理,以及與政治的關係等方面,主編是牛津大學三一學院院士兼普錫大樓樓長(Principal of Pusey House)查爾斯·戈爾(Charles Gore 1853 - 1932)。莫爾在這本《世上的光》中發表了一篇文章《論基督教上帝的教義》(“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God”),重申了自己的觀點:

^① John Henry Newman, “Letter of June 5, 1870,” *The Letters and Diaries of Henry Newman*, eds. C. S. Dessain and T. Gornall, vol. 2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3), 137.

^② Aubrey Moore, *Science and Faith*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 Co., 1889), 184.

在眼下的時代，對上帝的一種理解已經成爲了絕對的不可能，即將其描述爲偶然到來的訪客。科學已經將自然神論者的上帝推到更遠的地方，眼看着就要把上帝徹底趕出去了。就在這時，達爾文主義出現了。它看似敵人，實際上卻是朋友。達爾文主義給哲學和宗教帶來了無法估量的益處。它向我們表明，我們必須在兩個選項中間選擇一個。上帝要麼在自然界中無所不在，要麼就根本不在。他不可能隻在這裏，不在那裏。他不可能將自己的力量托付給被稱爲‘次要因’的半神。自然界的萬物，要麼是他做的工，要麼就甚麼都不是。我們必須坦誠地回歸基督教‘直接的神聖代理’的觀點，即從開端到終末，神聖的力量都臨在。這才是對這位上帝的信仰：不僅我們靠他而立，萬有也靠他而立。否則，我們隻能把他完全放逐出去。^①

在同一本書中，另一位神學家、朗沃斯教區教長伊靈沃斯(J. R. Illingworth, Rector of Longworth)也指出，進化論已經在神學界被漸漸接受，它對神學思考也是一種幫助，因爲可以使我們更明確地看到上帝的作爲。不僅如此，它甚至可以深入到各種研究領域，改變我們對整個世界的看法：

近幾年來，大家有目共睹：基督教思想家逐漸接受了我們這個時代偉大的科學法則。這一法則被簡要地——而且略顯模糊地——描述爲“進化論”。歷史總是重複自身。這次的“科學衝擊神學”事件，如果深入探究的話，就會發現根本不構成甚麼衝擊。這種衝擊與和解的過程比基督教本身還要古老，是我們通常稱之爲“辯證運動”的

^① Aubrey Moore,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God,” *Lux Mundi: A Series of Studies in the Religion of the Incarnation*, 12th ed., ed. Charles Gore (London: John Murray, 1891), 73-74. 其中引用的經文是《歌羅西書》1:17“他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他而立。”

一部分。也就是說，先是產生質疑，然後做出回答；而一切的進步都是由此而來。但這一過程的結果並不僅僅是老話重提。這是我們神學思想的進步，是見解的明確加深，是對“上帝以多種方式實現他的旨意”^①更加現代和充分的理解。因為，偉大的科學新發現，比如天文學中的日心說，並不僅僅是需要消化的新事實，而是涉及到看待事物的新方式。到了進化論這一自然律這裏，情況尤為如此。進化論一經發現，就快速地延伸到了思想和歷史的每一部分，並改變了我們對一切知識的態度。生命、民族、語言、規定、習俗、信條，一切都要從其變化過程的角度來看待。我們感到，要理解一件事物究竟是甚麼，我們就必須考察它是如何形成的。進化論的時代到來了。^②

這些是基督教界對達爾文進化論的一些非常正面的回應。無論是金斯利、紐曼、莫爾還是伊靈沃斯，他們都完全可以接受而且樂於接受科學界的新發現，而不是在涉及到科學的問題上訴諸《聖經》字面敘述或是傳統觀點。這與我們前面看到的神學與科學相分離有關，更是與達爾文的上帝是以自然律治理世界的上帝有關。按照基督教的教義，基督教的位格上帝既超越又內在。如果隻超越不內在，那是自然神論。如果隻內在不超越，那是萬有在神論（Panentheism）。如果上帝的內在或曰臨在（immanence）不僅僅體現為神蹟，而是體現為普遍情況下的自然律，在基督教神學家看來，這當然是值得肯定的。宇宙既然是有秩序的——“宇宙”（cosmos）一詞的原初含義就是秩序——因此，在達爾文的描述中

^① 伊靈沃斯在這裏引用的應當是丁尼生（Lord Alfred Tennyson, 1809 - 1892）所著《國王之歌》（*Idylls of the King*）中的《亞瑟之死》（“The Passing of Arthur”）的詩句：“舊有的秩序改變，讓位於新的秩序。上帝以多種方式實現他的旨意，免得隻有一種規矩，雖好卻對世界無利。”參見 Lord Alfred Tennyson, *Idylls of the King*（Minneapolis: Filiquarian Publishing, LLC. 2007），354。

^② J. R. Illingworth, “The Incarnation and Development,” *Lux Mundi: A Series of Studies in the Religion of the Incarnation*, 10th ed.（London: John Murray, 1891），132。

創造秩序並以此秩序護佑宇宙的上帝，就正符合了基督教對上帝的預期。在這一點上神學家對進化論的歡迎也就順理成章了。

結 論

有一個廣為流傳的說法：“達爾文殺死了上帝。”但是，達爾文的《物種起源》非但没有否認上帝的存在，並且還稱之為創造者。事實上，達爾文描述的上帝是在創造之後，以自然律生發萬物的上帝。雖然他的觀點與《創世記》的字面記載不符，但他有傳統基督教非字面化釋經法和相關神學的支持，其中包括兩位重量級神學家奧古斯丁和阿奎那。達爾文是以現代科學的論述來闡釋上帝的自然律是如何在生物界發揮作用，而不是以無神論的方式來描述自然律。這就是為甚麼在《物種起源》出版之後，很多英國神學家認為達爾文主義提供了一個更偉大的上帝觀。誠然，在這些神學家眼中，“以內在於萬物的自然律來治理世界”的創造者上帝既超越又內在，這一上帝觀是非常合理而值得歡迎的。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西文文獻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Aquinas, Thomas. *Summa Theologica*. Translated by the Fathers of the Dominican Province. New York, Cincinnati and Chicago: Benziger Brothers, 1947.
Reproduced in the Christian Classic Ethereal Library.

Augustine. *City of God*. Translated by Marcus Dods. Edited by Phillip Schaff. New York: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 1890.

_____. *Confessions and Enchiridion*.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Albert C. Outler.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55.

_____. *The Literal Meaning of Genesis*. Translated by John Hammond Taylor. Vol. 1. New York, N. Y. and Ramsey, New Jersey: Newman Press, 1982.

_____. *On the Trinity*. Translated by Arthur West Haddan. Edited by Phillip Schaff. New York: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 1890.

Barrett, P. H., ed. "A Transcription of Darwin's First Notebook [B] on 'Transmutation of species.'"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Comparative Zoology, Harvard*, 122 (1959 - 1960): 245 - 296.

Darwin, Charles.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Darwin 1809 - 1882, With the Original Omissions Restored*. Edited and with appendix and notes by his granddaughter Nora Barlow. London: Collins, 1958.

_____.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1st edition. London: John Murray, 1859.

_____.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2nd edition. London: John Murray, 1860.

Darwin, Erasmus. *The Temple of Nature*. London: J. Johnson, 1803.

- _____. *Zoonomia; or, the Laws of Organic Life*. 3rd ed. London: J. Johnson, 1794.
- Darwin, Francis, ed.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 including an Autobiographical Chapter*. London: John Murray, 1887.
- _____ and A. C. Seward, eds. *More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 a Record of His Work in a Series of Hitherto Unpublished Letters*. Vol. 2. London: John Murray, 1903.
- Illingworth, J. R. "The Incarnation and Development." *Lux Mundi: A Series of Studied in the Religion of the Incarnation*, 1891.
- Kingsley, Charles. *Charles Kingsley, His Letters and Memories of His Life*. Edited by Frances Eliza Grenfell Kingsley. London: Macmillan, 1888.
- Lightfoot, John. *The Whole Works of the Rev. John Lightfoot, D. D.* Edited by John Rogers Pitman. Vol. 4. London: J. F. Dove, 1822.
- Moore, Aubrey. *Science and Faith*.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 Co., 1889.
- _____.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God." *Lux Mundi: A Series of Studied in the Religion of the Incarnation*, 12th ed. Edited by Charles Gore. London: John Murray, 1891.
- Newman, John Henry. *The Letters and Diaries of Henry Newman*, XXV. Edited by C. S. Dessain and T. Gornal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3.
- O'Connell, J. B. ed. *The Roman Martyrology: An English Translation from the Fourth Edition after the Typical Edition (1956), Approved by Pope Benedict XV (1922)*. Westminster: The Newman Press, 1962.
- Ruse, Michael. *The Evolution Wars: a Guide to the Debates*. Millerton, N. Y.: Grey House Publishing, 2009.
- Tennyson, Alfred. *Idylls of the King*. Minneapolis: Filiquarian Publishing, LLC. 2007.
- Wright, Benjamin. "Wisdom of Sirach." *A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Septuagint*.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Albert Pietersma and Benjamin G. Wright, 715 – 76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